

## 父亲那些沧桑的调子

□张建梅

从我上高中起，父亲的喉咙里就是沧桑的曲调。

我不明白，父亲每日忙忙碌碌的，为何如此痴迷这样的曲调？我也尝试着去唱。对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来说，这样的曲调没有高音、不用准备，刚刚好。不知不觉间，这样的曲调在我心里扎了根，在某些不经意的时候，便会涌上心头。这样的事情无法说得清楚，也无需说得清楚。

然而，我对于这样的曲调始终不能悦纳。尤其是父亲70多岁的时候，

在家书中写

道：“荣行无以将敬，小扇拙作，聊见鄙情。”他以自绘折扇赠友送别，清风寄意，墨香传情，比千金之礼更见真心。

文徵明一生崇尚淡泊，放迹林泉，那些写在扇面上的诗画，正是他“天涯已近，身心俱清”的精神写照。

而折扇中的清凉，也不止于风。明宣宗

他的嗓音不再高亢，他的意气也不再如以前那般风发，这低沉的调子里的苍凉让人情绪低沉。有几次，父亲哼唱时，我赶忙制止。刚开始，父亲还反驳，说我听不出其中的厚重。后来，他不再说话，直接停下了哼唱。如今想来，我说那些制止的话时，究竟是为了父亲，还是为了自己，无法说得清楚。

人的复杂和情绪的无厘头，常常让我捉摸不透。而今，无论是读书还是看影视剧，到了苍凉悲伤、无处可走、艰难前行的时候，我都禁不住泪流满面，不知是有感于自己一路走来几多的奢求、几度的无奈，还是有感于那些年父母艰难的支撑，只为让家里过得风生水起，不让邻里笑话了去，抑或是有感于家中每个人都承受了从未言说的不易和心酸。

父亲三岁时随祖母来到张家，直到半个多世纪后，才与老家的兄弟姐妹相聚。在这之前，我从未听父亲说起关于老家的任何人、任何事。开始时，我以为他忘了，或者他并不在意那里的人和事。如今，我想我一定是错了。那日，我指着庭院中的

一种绿叶柏类树说，这种树种在庭院里是不是不合适？父亲不假

摇，炎暑尽扫，清凉自来。一把扇子，便是移动的微型园林，是随身携带的一方清凉天地。

才子们的折扇里，还藏着机锋与趣味。相传一年夏天，唐伯虎与祝枝山手持折扇来到乡间，见农夫用水车引水，祝枝山随口吟道：“水车车水，水随车，车停水止。”唐伯虎凝神沉思，目光落在手中的扇子上，脱口对出：“风扇扇风，风出扇，扇动风生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扇子在他们手中，不惟驱暑，更是才情的道具、友情的见证。

唐人白居易写白羽扇：“引秋生手里，藏月入怀中。”我以为这两句写折扇更为贴切。折扇展开，是半轮明月；收拢，是一怀清风。夏日炎炎，一把折扇藏在袖中，藏的不仅是驱

思索地说：“你没有看到老家庭院的那棵古树也是这种树吗？”

这句话让我明白，在父亲的心里，永远有老家的位置。

有一年，大伯从郑州回老家，邀父亲到老屋，两位沧桑老人对着庭院默不作声。先人已去，他们也已老去，岁月在时光里没有踪迹，却留在了每个人的心中。

当年大伯80多岁，父亲70有余。大伯指着偌大的庭院，讲述年少时他们兄弟姐妹在大石榴树下打闹嬉戏、一家人在庭院南面的角落里吃饭的情景。后来，家中兄弟各奔他乡，一晃就是50多年。这50多年里，他们兄弟姐妹都经历过痛楚，可是他们都挺过来了。父亲说：大哥，你说的这些，我都记得。奶奶在时，我们都睡在她的炕上，听她老人家讲故事……

父亲带着我走遍了老屋的每一个房间，仔细看了那里的每一张桌子、每一把椅子、每一个锅灶、每一块砖和每一块石头……那里有他儿时的记忆，这些记忆不是刻在脸上，而是烙在心底里。那些低沉的曲子、苍凉的调子，在父亲的心里，不是曲，不是调，而是人生。

### 征稿启事

“发现”暑假主题征文投稿方式：  
所有作品统一发送至指定邮箱：  
yrtbzw@126.com，邮件主题统一备注：【暑假“发现”征文】+姓名+班级+联系方式+监护人银行卡账号信息（发表作品发放稿费用），可备注指导教师。

暑的凉风，更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的那份从容与风雅。扇动风生处，自有清凉世界。

## 军旗飘扬 红星闪亮

□盛林国

一个人究竟靠什么，与自身环境以外的世界产生链接？这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。

上个星期在蓬莱，我参与接待了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农业研修班。正是这次经历，让我试着去摸索这个问题的答案——

国与国、城与城、人与人，当这三个维度的链接同时发生时，原本困在县级市日常里的我，被猛地拽进了一个更大的坐标系。

### 国与国

这场接待的起点，是一个叫瓦哈卡的墨西哥州。

研修团成员不仅有农业技术人员，还有地方政府农业部门负责人、原住民合作社代表——这意味着瓦哈卡的变革诉求，是从政府到基层、从政策到执行的系统性动作。一群带着具体问题、来自具体岗位、代表具体利益的人聚到一起，本身就意味着一扇门正在打开。

瓦哈卡方面选择烟台、选择蓬莱，不是随机的。他们做过筛选——要找地形相似、农业发展阶段有参照意义的地方。这意味着蓬莱在对方眼中，已经具备了被信任的资质。这种信任不是一天形成的。近年来，蓬莱打造了丘山谷、东方海岸果谷等乡村振兴示范片区，在丘陵果园改造、水肥一体化、合作社组织化运营等方面积累了可复制的经验。

于是，蓬莱的丘陵果园与墨西哥的高原山地之间，有了一条具体的线。国与国的链接，被落实成了州与县之间的对话——靠的是彼此能解决对方问题的产业与技术。

### 城与城

在城市与城市这一层。

如果用历史文化名人与他们足迹所及的城市对话，一张网就铺开了。

蓬莱最不缺的，就是这张网。

戚继光籍贯蓬莱，一生辗转山东、浙江台州、福建福州、天津蓟州、北京长城沿线、广东等地。苏东坡曾任登州（蓬莱）知州，宦游一生走过四川眉山、陕西凤翔、海南儋州以及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黄州、扬州、定州、惠州、常州等数十座城市。

这些城市，因为同一个人，被串联成了一张文化网络。而对于身在蓬莱的我们来说，这张网意味着：你不再只是一座城的守

当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撕开1927年苍茫的夜幕，那面浸透热血的红旗便如一把利剑，刺入旧中国的胸膛。从此，神州大地有了不灭的火焰。

军旗飘扬，是钢铁长城的脊梁，红星闪亮，是代代传承的希望。

我站在巍峨之巅，苍穹之下，站立如磐石，望见那颗红星燃烧在岁月的峭壁上。九十九载风雨兼程，铁血铸就的信仰如钢，烈火淬炼的意志如铁，红星如锚，牢牢系我心头。

我十五岁参军，青涩如初春的嫩芽，五十六年军旅生涯，铁骨铸就魂魄，踏过边防峻岭，越过海浪狂涛，每一寸土地都铭刻着红色的印记，每一滴汗水都浇灌着忠诚的根基。

磐岩之上，风刀霜剑，红星高悬，似巍巍灯塔，在黑暗中划破迷雾，在风雪中屹立不倒。我看见战友的鲜血染红战旗，听见冲锋号角在耳畔回响。

对话的。

而文化，正是那条最名正言顺的通途。它不靠资源、不靠关系，靠的是在某个人物、某段历史上真正下了功夫。

在蓬莱这样的县级市工作久了，人很容易被一个错觉困住：觉得自己的半径就这么

城人，而是一个网络上的节点——可以走出去，也可以请进来。

比如戚继光——蓬莱有戚氏祖居、牌坊、墓园，浙江台州有他练兵抗倭的战场，福建福州有他平定倭寇的城池，天津蓟州有他主持修筑的千余座空心敌台。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，县级市的基层工作人员，就有了与各地文博机构、高校历史学者对话的机会。

比如苏东坡——蓬莱有“五日登州守，千载苏公祠”，四川眉山是他的故乡，湖北黄

## 推开一扇叫世界的窗

□伊羲

冈是他创作《赤壁赋》之地，惠州和儋州是他流放之所。各地的苏轼研究学会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交流机制。加入它，就意味着连通全国数十座城市的学术圈。

城与城链接在一起，依靠文化名人留下的足迹，把散落的地图一块块拼了起来。

### 人与人

但说到底，国与国也好，城与城也好，最终都要落到人与人。

那些高校的历史学者、各地的文博专家、苏轼学会的研究者——他们不是抽象的存在。只要找到通道，任何人之间都是可以

大，能接触到的人也就这么多。但当你手里有一条文化线索——比如戚继光，比如苏东坡——也就有了一个理直气壮走出去的理由，也有了请别人走进来的底气。

人与人的链接，可以靠手里的那条文化线索。

它让一个普通的人，有了值得被看见的东西。

### 把自己的坐标重新画一遍

在县区工作多年，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一件事：认知固化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所处的系统在替你过滤信息——

每天接收的、接触的、处理的，都在同一个半径里循环。

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才是最隐蔽的局限。

而这次接待，像一扇忽然被推开的窗。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进来——带着瓦哈卡原住民合作社的谈话声，带着戚继光走过的那些城市的光影，带着苏东坡留下的文脉的墨香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自己守着的这座小城，其实并不小。

地理的坐标是固定的，但认知的边界是可以移动的。

往后的日子，要主动去推更多这样的窗。

不是为了什么功利的目的，只是为了让自己不断意识到——世界比我以为的大得多，而我也可以比我以为的，走得更远。

### 写在最后

链接世界的，从来不是位置，而是通道。

国与国之间的产业与技术，城与城之间的文化版图，人与人之间的文化通途——三个维度叠在一起，像三根坐标轴，把一个县级市日常里原本扁平的世界，重新撑出了一个立体的空间。